

黄易

作品集

16

◎ 异侠系列 边荒传说

边荒传说

卷之三

◎ 异侠系列

書 卷 序 說

卷十六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边荒传说/黄易著, —兰州: 甘肃文化出版社, 2003.3

ISBN7 - 80608 - 778 - 8

I. 边... II. 黄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6881 号

边荒传说

(香港) 黄易 著

责任编辑: 管卫中

封面设计: 麟与刘设计顾问

封面题字: 钱开文

封面插图: Michael Lau

出版发行: 甘萧文化出版社

社址: 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

电话: (0931) 8276014

印 刷: 广东省东莞市篁村蚝江印刷厂

开 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

印 张: 88

字 数: 1000 千字

印 数: 001—10000 套

版 次: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 - 80608 - 778 - 8

定 价: 200.00 元/套 (20 册)

作者简介

黄易乃新一代科幻和武侠小说作家，自创“玄幻系列”和“异侠系列”，以独特的笔调，深刻的思想，妙想天开的情节，动人的性格意境，深得中港台读者热烈欢迎，俨然带起了一股新品种小说的潮流。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，现时言之仍是过早，但黄易小说却毫无疑问正走在时代的尖端上，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，以他那种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，进行着对这时代的深省，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，又或在古老日子里，武道的追求中，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。看他的书，便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，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城里。



邊荒傳說

卷十六

第一章 肉体交易

屠奉三在内堂单独接见慕容战。

坐好后，慕容战神色凝重地道：“我刚接到苻坚的死讯。”

屠奉三每天都在等候这消息的来临，可是当此事传入耳内，仍忍不住心神遽震。

苻坚之死，显示一种新的形势降临北方，也直接影响南方的大局，天下再不是以前的天下。苻坚的丧亡，正是天下由统一走向大乱的分水岭。

接着慕容战向他详述苻坚因被慕容冲攻陷长安，不得不逃到五将山，致被姚苌杀害的情况道出。

屠奉三沉吟片晌，讶道：“慕容当家的族人既进占长安，关中的控制权等于落到你的族人手上，为何你却似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呢？”

慕容战颓然道：“正因我明白慕容冲，更明白我的族人，所以我才晓得形势不妙。可惜慕容泓于人长安前不幸战死，否则形势可能完全两样。”

屠奉三摇头道：“我仍然不明白。”

慕容战似找到吐苦水的好对象，不厌其详地解释

①

道：“这可分领导者和族人心愿两方面作解释。首先是继慕容泓成为我族统帅的慕容冲，因少年时曾受大辱于苻坚，所以对氐人有切齿之恨，心中充满仇恨的怒火，占领长安后竟放纵手下，大肆杀戮抢掠，弄得举城恐慌，人民纷纷逃亡，大失人心。”

屠奉三一呆道：“慕容冲竟是如此的一个蠢人，真教人意想不到，如此岂能守得住长安呢？”

慕容战叹道：“纵使没有慕容冲的倒行逆施，我族的人仍无心安顿于长安。这方面要从我们大燕被苻坚破灭时说起，当时苻坚将我族四万户二十余万人迁往关中，由那时开始，我族便一直渴望有朝一日能重返大燕故地，重建燕国。所以对我族来说，关中只是供抢掠之地，而非安居之所，人人希望重返故地，完成苦待多年的宏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慕容冲纵便想以长安为争霸天下的据点，亦难以坚持。”屠奉三愕然道：“大燕故地已尽被慕容垂收归旗下，你们岂非有家归不得，而关中却被慕容冲搅得一塌糊涂，岂不是进退两难？难怪你老哥愁眉不展。”

慕容战道：“在边荒最了解我的人是你，我更当你是我的朋友。以现时的形势论，北方最强大的三股势力分别是慕容垂、姚苌和我族的慕容冲，可是若依照现在形势的发展，根本没有人能与慕容垂争锋，不论在实力上和战略上，慕容垂都占尽优势。”

屠奉三点头道：“你比我更清楚北方的形势，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有一定的理据。”

慕容战道：“关中是氐秦帝国的根据地，苻坚虽被杀，可是苻秦势力仍在，谁要在关中称王，必须把氐人原有的势力连根拔起，如此岂是可轻易办到。以声望论，不论我族的慕容冲又或姜族的姚苌，均远及不上苻坚，所以苻坚的后人只要打着为苻坚复仇的大旗，已可号召关中豪强协同作战。慕容垂最明智的一点，是拥重兵稳守关外，不但阻截我族东返故国之路，还逼得关内诸势力拼个你死我活，各个俱伤，再由他从容收拾残局。”

“砰！”

屠奉三拍桌道：“好一个慕容垂，到此刻我方明白为何他不入关中，反屯兵荥阳，遥控洛阳。”又叹道：“在这种情况下，任何人攻打洛阳，都要应付他从荥阳调来的援兵。嘿！你老哥现在有什么打算？”

慕容战沉声道：“事实上我一直不看好慕容冲，只没有想过他可以做出如此蠢事来，现在败势已成，只能捱至何时，我可以做什么呢？”

屠奉三沉吟不语。

慕容战试探的低声道：“屠当家是否想到我脑内想的东西呢？”

屠奉三目光灼灼地朝他望来，道：“你也在想千小姐吗？”

慕容战心情沉重地点头，道：“照目前的形势发展，慕容垂该无余暇对付我们边荒集，可是一旦让他收服关中，将是边荒集大难临头的一刻，慕容垂一向的作风是

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不过在他统一北方之前，形势未稳之际，我们或许仍有机会，救回千千主婢。”

屠奉三双目神光闪闪，同意道：“只要慕容垂肯离开荥阳，我们的机会便来了。”

接着仰望屋梁，有感而发地道：“我屠奉三现在再无所求，只希望能在边荒集安身立命，假若我们真的可以把千千小姐迎回边荒集，你道慕容垂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？”

慕容战毫不犹豫道：“我曾向千千许诺除非我死了，否则绝不让任何人伤害她。所以我是义无反顾，不会计较任何后果的。”

屠奉三欣然道：“好汉子！我屠奉三可以舍命奉陪，不过在边荒集和你我同样想法的人，随着时间的过去愈来愈少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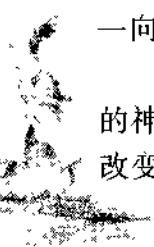
慕容战道：“别人怎么想我没有兴趣去理会，此更是我为族人尽点心力的惟一方法。横竖迟早慕容垂会回来攻打边荒集，此事避无可避，哪可以还有这么多顾虑？”

又道：“我很了解自己，常常会凭一时好恶去作决定。可是屠当家过去给人的印象，从来不是感情用事的人，现在却拍胸口说出舍命奉陪之语，这该不符屠当家一向的行事作风吧！”

屠奉三凝望他好半晌后，双目忽转温柔，射出缅怀的神色，平静地道：“我从来没有想过会为一个地方而改变，更没有想过为任何人而改变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奉

黄
金
经
典
文
学

• 卷一 •



行弱肉强食的规条，只讲利害，方可以在这乱世生存下去。可是当我在边荒集第一眼见到纪千千，她却勾起我深埋多年的某一种感觉。到现在我还弄不清楚当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却晓得从那一刻开始，一切都不同了。以前对我绝不会有任何影响的人或事，偏可触动我的情绪。现在我觉得自己始是有血有肉地活着，生命充满意义。似这么一番的肺腑之言，以前我是绝不会向任何人倾诉的。”

慕容战想起初会纪千千时的惊艳感觉，点头道：“我明白！不过揭开人为的保护罩子后，是否也带来痛苦呢？”

屠奉三叹道：“所以我才说有血有肉。纪千千牺牲自己的行为，更深深打动我，开阔了我的视野。以前我最尊敬的人是桓冲，现在我最尊敬的人是纪千千。在边荒集生活的感觉非常古怪，人人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心态，可是那种醉生梦死的感觉却似可永远持续下去。做人必须有个明确的目标，生命方有意思。在来边荒集前，我的目标是要助桓家成为天下之主，可是桓玄却不住地令我失望，现在我对他已心灰意冷。现在的目标是以慕容垂作对手，他劫走千千主婢吗？我便要把她们迎回来，这令边荒集多上一重不同的意义，也使我在边荒集活得更痛快。”

慕容战哑然笑道：“你对桓玄失望，我却对慕容冲失望，现在剩下的只有边荒集。我和你的生死哀乐均已与边荒集分不开，而边荒集的荣辱却在于千千主婢能否

安返边荒集，这不是蛮有趣的游戏吗？”

屠奉三沉声道：“现在我们只有静心等待，作好一切准备，当机会来临时，将是我们出击的一刻。”

慕容战伸出双手，和他紧紧相握。

燕飞俯头看着溪水反映的脸容，差点认不出自己。

这处离开荥阳不到半个时辰的脚程，他的心情亦不由紧张起来。从平城到这里不知不觉走了十多天路，他的俊脸长出了长长的须髯，遮盖了他大部分的容颜，成为最好的掩饰，即使熟悉他的人，骤眼也认不出是他。

从离彦处他晓得荥阳城正处于军管和高度戒严的状态下，只许持有通行证的城民进出，其他人不论任何理由，一律被拒于城门外，所以只能设法偷偷进去。

以他的身手，要进入有燕国精兵把守、城高墙厚、兼有护城河环护的军事重镇，仍是非常头痛的一回事。

加上他外型体态均异于常人，纵使弄到通行证，恐怕依然没法过得城防一关。

他将头浸入溪水里去，冰凉的感觉令他精神一振，不过仍没法减轻他因苦思入城之计而来的沉重感觉。看来只好弄清楚情况后，再走一步算一步好了。

慕容垂微笑道：“诗诗的情况大有改善，我看只要好好休息，她很快可以复原。”

纪千千与他并肩步出内堂，神色平静地道：“有劳大王关心，千千会好好照顾小诗的。噢！”



邊荒傳說

卷十六

她的目光落在摆放在内堂一角的五弦古琴处，此琴造型别致，木质精莹通透，隐泛红光，最妙是放置的琴几木质如一，互相衬托，予人绝配的奇妙感觉，一看便知非是一般凡品。

慕容垂欣然道：“此琴名‘流水’，几名幽谷，乃得自洛阳的深宫内苑，据懂琴的说，此琴该是大汉赫赫有名的琴师叔蔡的杰作，这方面千千应比我这门外汉在行。”

纪千千赞叹一声，移坐到琴前的蒲团处，举起纤美的玉手轻抚古琴，旋又若有所思的收起双手，目光投往坐在古琴另一边的慕容垂，柔声通：“统一北方的机会已出现在大王眼前，大王何不把心神用于国家大业上，却要为千千徒费心神呢？”

慕容垂丝毫不以为忤，淡淡道：“对我慕容垂来说，千千和统一大业，两者均是缺一不可，此心永不改变。千千何不试琴，看看叔蔡制造的古琴，因何能得享美名？”

纪千千垂下目光，幽幽道：“这是何苦来的？千千曾答应过荒人为他们演奏一曲，所以下一曲只会在古钟楼上弹奏。”

慕容垂双眉一蹙，双目射出闪闪神光，依然是语调平和地道：“假如我慕容垂说我要得到的东西，从来不会得不到的，会否惹起千千的反感呢？”

纪千千的眼眸迎上慕容垂闪亮的目光，柔声道：“大王动气了！”

慕容垂摇头道：“我怎舍得对千千发脾气呢？只是想问一句话，假设我二度征服边荒集，千千是否肯在古钟楼为我演奏一曲呢？”

纪千千叹道：“若边荒集再次失陷于大王之手，等于断去千千所有希望，千千再没有活下去的理由，只好自断心脉，以身殉边荒集。”

慕容垂雄躯微颤，目光没往窗外阳光灿烂的花园，语气仍然是出奇地平静，缓缓道：“要自断心脉不容易，千千懂得其中的功法吗？”

纪千千轻轻道：“千千的武功在大王眼中当然无足轻重，不过却从娘处学得其中秘法。当心如死灰之际，心脉特别脆弱，那时只要把内气顺逆分行，至心脉交击，心脉因抵受不住两股真力的冲击，便会折断。”

慕容垂终于色变，因为晓得纪千千非是胡诌。

两人目光交接，丝毫不让。

纪千千柔声道：“大王不会因此而向千千施出禁制的手段，对吗？”

慕容垂目光灼灼地凝视她，忽然岔开话题，道：“平城被拓跋珪和你的好朋友燕飞联手攻陷了。”

纪千千乍闻燕飞之名，娇躯遽震，失声道：“燕飞！”

慕容垂像看不到娘的反应般，仰首沉吟，道：“我早晓得拓跋珪是不肯安分守己的，他越过长城攻城掠地，兵胁中山，是自取灭亡。还有一事告诉千千，若我没有猜错，燕飞正孤身一人在来此的途上。”

纪千千立即乱了方寸，哀求道：“大王如何知道的呢？”

慕容垂微笑道：“军情第一，自燕飞离开平城，弥勒教的人便倾巢而出，追截燕飞，依他逃走的路线来看，目的地该是荥阳。”

纪千千神色回复平静，暗下决心，待会必须不顾一切与燕飞建立以心传心的联系，警告燕飞，求他不要来自投罗网。

千千道：“大王准备如何对付他呢？”

慕容垂用心地打量她，忽又现出苦涩的表情，道：“不论是拓跋珪或燕飞，均是我统一大业的严重威胁，千千猜我会怎样对付他？”

纪千千很想告诉他若燕飞死了，她也不会独活，却怕激起慕容垂的妒火，后果难测，只好把已到嘴边的话收回，摇头道：“大王的神机妙算，岂是千千猜得到呢？”

慕容垂像猛下决心的道：“千千可肯与我慕容垂作一个交易？”

纪千千讶然看着他，心中有数他正在反击自己对他的无情，却仍没法猜到他说的交易是什么？

也不由心中感慨万千。以慕容垂现在的权势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可是偏对自己如此情深一片，还要忍受因她纪千千而来的屈辱和闲气，所以早先她方有“何苦来的”如此忠告。

软弱的道：“千千正在大王手上，大王何需来和千

千谈交易呢？千千根本没有谈条件的资格。”

慕容垂从容笑道：“千千当然有条件了！交易非常简单，只要我擒下燕飞，请千千首肯与我共度一夜，我慕容垂便可以放他走。”

纪千千听得头皮发麻，默然无语。

慕容垂正在反击。

他的反击是针对她“自断心脉”的威胁而发，且失去耐性，要从征服自己的肉体入手，然后再征服她的心。坦白说，慕容垂确是个有吸引力的男人，对他的多情自己更不无可惜之意，若与他有合体之缘，兼且不是在强迫的情况下发生，自己对他是否仍能把持得住呢？有了这种男女关系后，她对燕飞又会如何？

慕容垂歉然道：“千千肯定怪我卑鄙无耻，竟以这种手段冒犯千千。只恨在目前的情况下，只有这个理由可令我放过燕飞。”

纪千千可以肯定慕容垂已布下天罗地网，等候燕飞来投网。他说得这般有把握，该有周详的计划。他的情报更可能直接来自弥勒教的妖人，至乎与弥勒教联手对付自己心爱的男人。

叹道：“大王教千千如何回答你呢？”

慕容垂长笑道：“千千不用在此时回答我，待燕飞被擒成为事实，再考虑是否接受我的交易吧！”

接着起身哑然失笑道：“只希望千千真的不会怪我，我是别无选择，像那趟在蜂鸣峡前与燕飞之战，不得不以诗诗威胁千千，因为我绝不容许失去你，请千千见





邊荒傳說

• 卷十六

谅。”

看着慕容垂消失在门外，纪千千收拾心情，心中填满燕飞的影子。

蓦地天旋地转，纪千千往古琴扑伏而去。

其中一条弦丝立即崩断，发出“铮”的一声脆响。

第二章 将计就计

边荒集，大江帮总坛。

刘裕在寄居处的小厅接见来访的卓狂生，两人围桌而坐。

卓狂生目光闪闪地打量他，微笑道：“看刘兄的神情，似在怪我到今天才来找你谈话。坦白说，我曾想过避免接触刘兄，因为我再不是逍遥教的人，我对大魏的忠心，已随任遥之死云散烟消。”

刘裕愕然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卓兄又为何来见我呢？”

卓狂生从容道：“当然是因为你和燕飞的关系，小飞是我们边荒的荣耀。试想想看，以天下之大，边荒集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地方，可是边荒集却成为天下豪雄的必争之地，更掌握着南北水陆贸易的牛耳，现在更出了位能与慕容垂和孙恩抗衡的旷世剑手，谁还敢不对边荒集刮目相看？”

刘裕发觉自己根本没法投人卓狂生对边荒集的狂热中，却又不得不承认他对事物有过人的视野和襟怀，这聪明的疯子所思所想确是异乎常人。

忍不住问道：“任后没有和卓兄通消息吗？”

黄
山
奇
石
游
记

卓狂生毫不犹豫的道：“我哪来空闲去管她的事？我现在正埋首研究边荒集，准备写一本有关边荒的历史，这部巨著将成为以后所有说书高手的宝典。”

又兴奋地道：“刘兄你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现在谢安和谢玄先后辞世，司马皇朝再没有希望，只看收拾残局的人是桓玄还是孙恩。你若为自己着想，最好的选择是留此长作荒人，活得痛痛快快的。像屠奉三便是聪明人，所以千方百计留在边荒集。况且只要你肯到我的说书馆卖淝水之战的故事，保证你生活无忧。”

刘裕苦笑道：“我真的非常羡慕你。”

卓狂生笑道：“临渊羡鱼，何不退而结网？边荒集正经历最辉煌的日子，在强敌围攻下失而复得，各派系破天荒团结一致。更精彩的事且陆续有来，当我们成功地把纪千千主婢迎回边荒集，边荒集将攀上她历史的巅峰，想想也教人心神向往。”

刘裕叹道：“你的想法是否一厢情愿呢？救回千千主婢固是人人渴望的好事，但也会因爱成恨，令派系出现分裂的局面。那时将无力对抗外侮。”

卓狂生欣然道：“你太不明白千千在我们荒人心中的地位，她已超乎一般女性的身份。她也不可能只属于某一个人的，而是属于整个边荒集，是边荒集荣辱的象征。试想想看，如纪千千每天坐在重建后的第一楼上，边荒集会立即身价大增。而每月朔望她都到古钟楼演唱一曲，担保可引得天下人赶着来朝圣的看她。她小姐肯点头，我们便可以到第一楼和她喝雪涧香聊天，享受以